慈濟叮嚀語錄

靜睿

日光喻智慧，月光喻慈悲

月光可以分別出世間的眞理現象，就好像太陽的光明可以照遍宇宙萬物的形象一樣。而月光的光明是柔和、清明的，每當月亮出來時，大地呈現一片銀光，像是菩薩的慈悲心一樣照遍衆生心地的暗處，沁涼了慾念瞋心。

「月愛三昧」比喻有慈悲的心，就會有柔和的風度，慈悲柔和可以化解人的煩惱。月光能使人心地澄清。佛陀修行時，成佛那天午夜天將亮時，月亮隱入山中，星星留在天際，由於月光與星光同時並照，直入佛陀心地，心中有股清淨的光明，因此他開悟了宇宙的眞諦。所以說慈悲柔和，可消除人生的黑暗，引發智慧的光明。

人生的苦惱是來自人的貪心、瞋恚。我們平時修福、修善，就像造林一樣，從埋下種子、發芽……到茁長成一片樹林。心火一起，過去所培養的慈悲心就完全被燒光了。因此學佛的人要常以法水潤濕心地，需常培養慈悲心，實行慈悲的行動就像一股靜柔的月光，不但有光明而且有清涼，才可以消除衆生煩燥的苦惱。

三昧，就是心專無雜念之意。心無旁騖，佛在月光三昧中，身放淨光，除衆生貪瞋之熱惱，故稱「月愛三昧」。

此時正值中秋希望人人將心比月，將月的清淨與光明印入我們的心中，時時刻刻將慈悲清涼的氣氛，散佈大地給一切衆生，共同享受月愛的光芒。

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

佛陀未成佛時，他修「身體力行」的願行。就在燃燈佛時代，有一位修行人，他感到人生很苦，生死無常，而大多數人仍在醉生夢死無法覺醒中。這位修行人認爲：「衆生實在可愍，可悲！我若只顧自己解脫，不顧他人生死，不能達到修行的本份。」因此他發願要捨己爲人，眞正的精進，盡形壽，幫助需要幫助的衆生。有一天，他到城內，聽到一個好消息，原來燃燈佛遊化諸方說法，教導衆生。

這個城因爲燃燈佛要來此整頓整齊清潔，入城的道路修平，動用很多人做整頓工作。但是入城的路上有一個爛坑，坑很深，必須用人挑土塡坑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仍無法塡平，原來坑中有個漩渦，把土流失。佛到那日，百姓再努力也無法塡平路面，當時的修行人名叫須彌陀，急中生智把整個人扒在坑上，用身體塡平路面，燃燈佛走近他的頭邊時，須彌陀心中有個願，願來生能與這尊佛一樣的莊嚴，同等的智慧，與這尊佛同樣的廣渡衆生。燃燈佛向他說：「須彌陀，你的願沒多久就可成了，來世一定會成佛，成佛之後名叫釋迦牟尼，在娑婆世界中廣渡衆生，爲娑婆教主。」

這個凹凸不平的世界，就好像爛泥坑一樣。但須彌陀却不怕，因爲他的願力是不怕苦，他修行的大願就是廣渡衆生。

釋迦佛在修行的過去生中，不惜任何代價，唯一的願望就是救渡衆生。他爲渡衆生而成佛，不是爲自己成佛而修行的。是爲教衆生而修行的。一般人爲得福而布施，爲了享受來世的福報才修行，這是有代價的。眞正的修行人，是爲衆生求安樂，寧可捨己，以自己的勞碌供給他人享受。這是一種完全的付出，只求衆生快樂，衆生得救，即是修行的代價。

我們應利用人生，利用時間，我爲人人所利用，人人爲我而工作，人人都效法那位修行人——須彌陀的精神，才是眞正的功德。

發財之道——福慧雙修

世間財是無常流轉的，不必斤斤計較。應向永恒的財富去追求，因爲它能與我們生生世世不離，那就是功德法財。要廣修「福德智慧」呢？首先要多行布施。如何才能修得「福德智慧」，所以說有錢也要善於用錢，用得妥當則能福國利民，有益群生，如有錢而捨不得用，在金庫做守財奴，這樣便與窮人沒有兩樣了，也就失去有錢的意義。我們知道世間財世間用，用得有意義，就是用來修福德的好機會。所以有錢要有得可愛，不要因有錢而使人討厭，這就是廣結善緣，常行布施。詩經云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」多多積善，必得吉祥餘慶，這才是永遠的福。

修了福德還要兼修智慧，智慧要從佛法中求得，有了智慧，才能正視人生，解除煩惱。有錢人，生活好，可惜沒有智慧，在人間只造痴業。爲情痛苦，爲愛煩惱，貪求無厭……這就是有福而無慧。所以想要發財，就要廣修福德智慧，這樣才是永恒的財富，才能得到滿足的人生。

少欲知足，樂善好施

這個世界上那一件事能讓我們隨心滿足呢？愛欲是無止境的。所愛不得，所求亦難滿足，有愛有求，就有痛苦。要無痛苦，得大如意，就要少欲，知足；若能少欲，心就自然安樂，如八大人覺經所說：「多欲爲苦，生死疲勞。」「少欲無爲，身心自在！」能少欲隨緣，則何處不安心，何事不如意呢？

「吉祥」就是一切災患惡事不近身，凡事都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學佛人能遵守戒律，衆善奉行，諸惡莫做，自然感召一切福——吉祥是福的一種現象。換句話說，能樂善好施，自然消災得福，得吉祥。

做慈濟工作者都有這個經驗，許多熱心慈濟的人士都能逢凶化吉，這就是樂善好施，消災得福。我們若能常常培養樂善好施的習慣，不管是發財、健康、長壽或如意、吉祥，都能具足。

「長壽」在於證得佛身

人生在世，既有這身體，自然會有「老」、「病」、「死」，諸苦。其中「病」苦最折磨人，有了病，縱然錢再多，壽再長，位再高，也感到痛苦……所以人人都追求健康，有了健康的身體，才有幸福的人生。

身體的病倒好治療，怕的是心病；有了心病，於行、住、坐、臥中都不得安寧，渾身不得自在，甚而吃不下，睡不著……。這叫做煩惱，俗稱心病。心病難醫，也最折磨人，使人不得幸福，不得快樂。故學佛者，第一就得先棄煩惱，遠離煩惱，自可消遙自在，身心才能舒適安逸。

「健康」首要遠離煩惱

人的生老病死，不斷地在新陳代謝，我們每天都在老化而不自覺，等到一段時間後，才發現自己老了。既然會老，怎能求得長壽？那就要證得佛身了。我們若能證佛身，達佛境界，那時即能不生、不老、不病、不死了，也就是慧命長存。

信佛，學佛的人，口中常唸着「阿彌陀佛！」阿彌陀佛即是無量壽佛——佛教徒所追求的也就是無量壽——壽命長遠。所以要趕緊研究佛法，知道將來我們要怎樣去，又怎樣來，如何才能逍遙自在住在這世界；又怎樣才能如佛菩薩那樣來去自如，倒駕慈航。惟有好好研究佛法，追求佛性，佛法性身，就能常在。

（五）

卯刼觀音

承中國時報惠予轉載

柯旗貴

日前報載近數月來全省各地出現一種傳單，說「觀音佛母下降云：是年八月定有災難，是年自七月十五日起九月十五日止神哭鬼號，勿論男女得患抽筋之症，數點鐘而亡，並有一救治之方傳知世人，始見此者務望傳送，傳送一本，免一身之災，傳送十本，免一家之災，傳送百本，免一方之災，若見不傳送，則當得患抽筋，口吐血而亡，倘係輕言，天誅地滅，永不昌盛」，後面並附治症之漢藥方，希望「大量印贈，功德無量」。並指出「佛教界」、「道教界」、「一貫道」人士均表示此信必然出自「神壇」或「非正派的宗教」所爲。基本上，尚無法了解此信來自何方？動機爲何？要破解這個目前困擾社會大衆的「怪信」，除了就地追踪調查之外，其實尚有歷史文獻資料可以提供另一個更爲深遠的觀點。

這封怪信的內容主要是傳播一種「末刼」的思想，不但託言於「觀音佛母」，其中更重要的一個特徵爲「是年」這兩個字，今年是卯年，是兔子年，「觀音——卯兔年末刼」的信仰實際上在中國歷史已潛藏了上千年之久，而且每次的顯現似乎都伴隨擾亂社會的事件：

唐宣宗大中十三年（八五九）十二月，浙北象山的草賊裘甫聯絡山海諸盜等無賴亡命之徒起事，意圖佔領吳越稱王；並由屬下巫覡之士造作「轉天圖經」，亦引觀世音菩薩之言稱末刼將至，庶民唯有敬拜經符，豎立歸依之幡旗，方可避過末刼，等到卯兔年的救世主出現。此次亂事長達九個月，範圍遍及浙東，終被官軍所剿平。

三十六年後，唐昭宗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二月，粗俗迷信的浙東義勝軍節度使董昌，在周遭巫覡之士的擁促之下，於卯年卯日登上「大越羅平國」王位，反叛長安中央，後爲錢鏐所捕殺。再十二年後，蜀主王建也以「兔上金床」之讖僭替王位。相信這兩位卯年君王都是受到「轉天圖經」的影響。

「轉天圖經」日後屢遭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政府的禁書令，同時也相繼爲明初的彌勒教和清初的華北民間教團所持有利用。最晚到台灣割日以前，「轉天圖經」已傳入台灣，並在台南府地區廣爲刊印。

民國四年（日大正四年，一九一五）七月，台灣台南爆發余清芳西來庵事件。余清芳以信奉瘟疫王爺、從事扶鸞造經的西來庵爲中心，宣稱「卯年爲新皇帝出顯之年」，並散謠「本年舊曆七月一日起七晝夜，將起暴風雨，天昏地暗，將造成嚴重災害，然則如受有台南西來庵觀音符，即可免災」，不但以每枚二圓販賣神符以籌募經費，並約定持有神符者可加入革命軍，事成之後更可憑領田地耕種。不出三個月，整個事件即爲日軍剿平。由於多項特徵的雷同，相信西來庵事件的一些謀略設計亦受到「轉天圖經」的影響。

直到今日，「轉天圖經」仍爲台灣的善書局當作一般勸善戒惡的善書來印行，其主神「五公菩薩」亦爲台灣日據初興起的民間教團「新約龍華佛教」（現存）所信奉，其宣揚末刼的初由似乎已被淡忘了。

綜括上述，「觀音卯兔年末刼」的信仰創自唐末浙東的巫覡之士，千年來，或單獨流佈，或依隨著「轉天圖經」，一直在一般庶民間的廟祀神壇或由之發展出來的民間教團相繼衍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所謂的「末刼」思想基本上可以視爲一種「工具」，一種能夠博致廣大庶民注意、關切達至於焦慮、盲從的工具，工具本身可以激發行動的動力，但是行動的內容却是根據背後隱藏的各種不同動機，工具與動機之間不一定存在什麼必然的相關連。同樣宣揚「觀音卯兔年末刼」信仰的「轉天圖經」，在唐末初創時是用來作爲新王登基所需要的應讖天命，到了清末太平天國之亂時，却被廣爲刊印輸送以撫慰流離百姓苦痛絕望的心靈，提供他們未來光明的希望以堅定求生的意志；同樣是激發的工具，善惡動機的差異却是如此地大。

回觀這次的「怪信」事件，結合歷史文獻資料的了解，個人以爲道教會張總幹事「此信必定來自神壇」的說法是很有可能的，而且極可能來自台灣早期與「轉天圖經」或「觀音卯兔年末刼」信仰相關的地域；至於報載引述某教授「只是一些無聊人士想出來的花招罷了，根本沒有任何根據」的說法，個人以爲這個信仰已衍變了上千年，在今年卯兔年出現，不僅有所根據，而且也一定有其潛在的動機，因此也極有必要進行追踪調查，了解使用這個「末刼思想」工具的人有什麼需要？存在著怎樣的動機？最後要奉獻給社會大衆的是，從歷史眼光來看，「觀音卯兔年末刼」的神話千年來已預示了無數次，其他各式各樣的末刼神話傳衍更是久遠，却也都同樣地活躍於今日的文明社會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承諾失信之後，希望末刼的思想今後能夠只被當作是一種神話，而不再是深固人心的宗教信仰。

慧明法師開示錄·簡義

行健

慧明法師清末民初福建人，少年出家。務農出身，不曾讀書，由於惜福及發心修學，悟入佛之知見，正應了六祖法寶壇經上所說：「下下人有上上智。」內容紮實，且是隨說隨稱悟理不深，所說的話都很粗俗，但是我們只要讀了他的開示錄，可以發現他所說的佛理，不遜於任何一位高僧大德。他的法語十分優美，所說的義理，全憑着他的領悟去發揮。

初讀本書，內心會產生一種震撼力，讓人感到積壓在心中的迷惘一掃而空。

本書內容紮實，且是隨說隨掃，不致使學佛者執於事或執於理，執於空或執於有，故能撼人心弦。再讀時有如吃橄欖，愈嚼愈香，愈讀愈有收獲，故本書值得一讀再讀，每讀一次必有不同的受益。

本書共分十五座，每座各有不同主題，其中心論題是心宗的修行方法及理論。所謂心宗，就是心經，前者講空，後者談無，修心以成佛。慧明法師主張禪密雙修，以禪來補密之不足，以密來補禪之缺失，使具有共同特性的禪密，能在修持過程中，相輔相成，而達到明心見性，當下成佛的最高境界。心宗和密宗一樣，講求四皈依，除一般所說的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等三皈依外，還注重皈依師。佛是覺，法是正，僧是淨，師是心。連起來讀是覺正淨心，逆讀心淨正覺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理解到學佛者修學佛法無他，只是求心淨而已。因爲只要心淨就是正覺。而要達到覺正就是要靠淨心的功夫，這是心宗的特色，也是每位學佛者所應該緊記的，因爲佛說八萬四千法門，每一法門不論其修習方法如何，其最終目的都是淨心。

在論到大乘與小乘錯綜複雜的關係上，慧明法師認爲不論大乘或小乘都是佛法，所不同的只是修行方法和結果不同而已，但是兩者可並行而不相悖。小乘雖未立成佛之願，但是其修行方法——八正道，仍是每一位學佛者（不論大乘或小乘修學者）所應遵行的方法。一位大乘修行者，可以將小乘的修行方法，故爲個人修行的工具，一方面可充實自己，另一方面可以做爲行菩薩道的助行。學佛除自利外，尚需利他。過去的小乘專重自利，雖也行利他的工作，但尚不足以與大乘菩薩比擬，故大乘學佛者除了利他工作外，仍需以小乘的八正道充實自己，使自己在行菩薩道時，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因此，每位學佛者在學佛過程中，不論是大乘或小乘，都應同舟共濟，共同爲續佛慧命而努力。

本書也談到心病要心藥醫，慧明法師告訴我們，衆生有病，是因爲心中有病。因此，要祛除身病，就要從心病醫起。佛是大醫王，他告訴我們八萬四千法門，無一不是醫我們心中病。人們心中之病歸納起來，不外乎三毒——貪、瞋、痴。心宗的修持，就是要我們掃除三毒。慧明法師在開示錄中，要我們經常研讀金剛經和心經，並詳細介紹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這一句話的原因。

總之，慧明法師開示錄中告訴我們，雖是心地法門之法要，但是對每位學佛者，都有醍醐灌頂之功效。例如他說：「心若能如地，即入正覺之路。」又說：「……守心口如一的戒……此戒即是去妄立信的實際功夫。」又說：「佛法的目的，原是濟世利生。簡言之，就是要挽救人心，學佛人欲挽救人心，應該先救自心，欲救自心，應當在心念上用功，懺除一切惡念，增長一切善念。」上面所述，只能讓讀者對慧明法師開示錄有初步認識而已，學佛者若想深入體會佛法，何妨請一冊慧明法師開示錄詳細研讀，一定會有所獲，而且能以更正確的觀念來認識佛法，成爲一位正知、正見、正信的學佛者。

CHEN PO WEN